

●王山林 / 诗篇

咔嚓(组诗)

咔嚓之一

一个春天
他们用一个整齐的声音
形容着路边的女贞子
就这样,旋转着,移动着,切割,修剪
沿着他们的审美上下左右
咔嚓
他们满头大汗
并为此感到高兴而心满意足——
他们的咔嚓多么美!

咔嚓之二

咔嚓是一种声音
咔嚓是一个动作
咔嚓是他们
咔嚓是他们的审美
咔嚓是他们沿着他们的审美的一种修饰

要剪掉雨水溢出的一部分
要剪掉阳光高出的一部分
要剪掉一枝枝不听话的风
要剪掉那些旁逸斜出的想法
就这样就是这样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咔嚓是锋利的强大的
是不可阻挡的

他们一个春天都在对我说:
咔嚓,哦多么美!

确认

有时在半夜
我会披衣而起
仰着头,看窗子左上角的
那一颗

星
我在确认
她也在看着我
她不会溜走
她是我的

之后,才能放心地睡去

破绽

我看出春天的破绽
所以,我也变成春天的破绽
哦我的爱
我痴迷在颜色里的爱

我无法告诉你
你当然无法看到我
你看到我时
或许
我已满足悲喜的结果

夜

最初是
无数个灯和无数个黑的纠缠
到最后是
一个黑和一个黑的拥抱

镜子

成为一个闪电——
这样说,并非我过度的想象或猜测
导致了它的突变——
每当我脱离
就一次又一次听到了碎裂
从而深信
它决不用来
照
而是照亮

你

我碰到你的时候
天快要黑了
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不是你
我再次碰到你的时候
天快要黑了
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像你

风吹过头发

这样的下午
我安排自己进入石头
石头发出了风
白茫茫的
我以为
这风吹过头发
就是吹过了一生
过了一会
我从石头里出来
才知道

风吹过头发

就是吹过了头发

槐花

槐树还是开花了
人们为了吃更多的槐花
就用刀把她举着花的胳膊砍下来
或干脆用手连皮带肉撕下来

雪

雪并不知道尘世已经安排好了她的一生
她得到白、赞美、抚摸、凝视、辽阔、静
后来在泥污中得到生活

无

众花喧哗
时光好看
我能用叙述的沉静
一一化解,熄灭,暴露
这将是一种上升和降低的理由
这将是一次连续得到和失去的过程
这将是一个克制和宽容的日子
就像一条河流的入海
你看:红、白、黑、黄、绿、蓝……
当终于叙述到,无
终于无法叙述
哦无,我发现我已不存在

●李良才 / 山阳人物

又见王全杰

时隔6年,我终于又见到了王全杰。

王全杰,男,1950年11月出生,河南省武陟县人。曾任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一届山东省人大代表,烟台皮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现为国家制革技术研究推广中心主任,烟台大学教授,国家级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拥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成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在烟台大学拜见王全杰的情景。那是2007年的3月,也是一个春天。山东的早春很冷,烟台的海风很大,而我的心却很热。我们一行参观了王全杰的国家制革技术研究推广中心、烟台市皮革工业研究所。从那时起,我脑子里烙下一个深深的印记:在焦作武陟老乡中,有一个中国知名的科学家,他叫王全杰。

近来,媒体曝出部分药用空心胶囊使用工业明胶,并含有很高金属铬致癌物的消息,“老酸奶”、“皮鞋”、“明胶”等关键词在网上引发热议,成为寻常百姓家茶余饭后的“谈资猛料”。《焦作日报》、《焦作晚报》、《焦作网》记者就上述热点新闻事件,组团赴烟台大学采访我国皮革行业专家王全杰,请科学家从胶囊制作、皮革工艺流程等方面,为读者科学解读毒胶囊的内幕。

这次,王全杰挤出3小时时间,接受家乡媒体的采访。我听王全杰办公室主任张萌萌主任解释,甭小看这3个小时,《凤凰网》、《中国网络电视台》、《慧聪皮革网》、《齐鲁晚报》、《烟台日报》等十几家媒体采访王全杰,王全杰只给一个半小时的集体采访时间,记者们连呼过瘾。

的确,王全杰的时间金贵。当天下午,王全杰就要由大连直飞日本东京进行学术交流,他应邀为日本专家、学者讲座授课。

王全杰是科学家

王全杰是国宝级的科学家,他以自己心血和汗水,奠定了自己在我国科学界的地位,媒体称他为“中国皮革教父”。

其实,生活中的王全杰,即便说话办事,也流露出与众不同的科学思维和个性思想,特别善于总结、归纳和发现规律性的东西。王全杰自我介绍:“我叫王全杰,我母亲受窗花的启发,给我们4个兄弟姐妹起名字,与众不同,分别叫金真、金英、金中和金杰,名字就像贴在窗戶上边的窗花,从里看、从外看名字都是一样。做人也应该这样,表里如一。”王全杰起身关闭火墙电源,他不忘告知大家:“这火锅还要再咕嘟10分钟。”这就是科

●张伯舜 / 红色五月

学家的语言,形象、生动、简约、准确。

王全杰坚持在我国皮革工业科研和生产的第一线,坚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先后三次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一次主持国家863计划项目,先后取得32项科研成果,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的科技进步奖8项,其中省部级一等奖3项,二、三等奖4项,为我国皮革工业的教学和科研作出了较大贡献,是山东省获奖最多的科技人员之一。

1990年,王全杰主持“面粗质次猪皮制革新技术”,攻克了胶原蛋白可逆变性的难关,世界首创的剖白湿皮新技术和光学补残技术在全国20多个省300多家企业得到推广转化,创经济效益30多亿元,为国家取消了长久以来的高达每年8亿元的猪皮制革财政补贴,为山东省夺得了建国以来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3年,以王全杰为首的科研团队将聚氨酯纤维与皮革相结合,研制出一种既具超高回弹力,又透气透汗的新型复合材料——莱卡皮革。在研发期间,莱卡皮革的销售便已达到100多万美元。2004年,以王全杰为首的科研团队进行了高性能汽车内饰面的研究工作,这是国内第一个以现代汽车革标准为参照系并转化为批量生产的新型皮革,王全杰从最初的面粗质次猪皮制革新技术到目前莱卡皮革、汽车坐垫革等先进制革技术的研究及推广,同时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制革行业的国际影响。该项目于2006年投产,产品主要供应福特、大众、宝马、通用、海南马自达等汽车公司配套使用,为国家创收60多亿元,有力地支持了我国汽车配套工业的国产化水平和自主创新。

王全杰的技术成果已转让了100多家企业,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行程10万多公里,300多家企业中受益,50多家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数万名职工重新上岗。安徽、湖北、河南洪涝灾区的23家企业拿着王全杰无偿赠送的技术如获至宝,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江泽民同志观看了王全杰研制开发的皮革样品,对王全杰说:你们皮革科技人员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件大好事。

王全杰是普通人

王全杰学贯中西。但是,在生活中,他确实确实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今年61岁的王全杰,高高的个子,走起路来,身腰背略微驼。但他讲起话来神采奕奕,声如洪钟,犹如三四十岁的壮汉。1950年11月,王全杰在河南省武陟县黄河岸边一个农民家庭出生,自幼父爱母双亡、饱尝艰难。197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

北轻工业学院皮革专业,毕业后留校,担任皮革工艺教师。1983年,王全杰接受当时烟台地委行署的聘请,走下西北轻工业学院的讲台,来到烟台皮革工业公司从事技术工作。2003年至今,王全杰为国家制革技术研究推广中心主任,烟台大学教授。

王全杰接人待物,全然没有科学家的气派和睿智,他直率而诚实。王全杰的儿子把要饭的小乞丐领到家里吃肉,他拍着儿子的肩膀赞道:“儿子,像你爸爸一样,有一颗善心……”

张萌萌小姐埋怨王全杰,说他不是生意人。别人购买王全杰研制发明的技术和专利,他从不会与人讨价还价,他也不主动报价,请厂商看个、估摸着报价格,他说:“我干的是个良心活,厂商到我这里,厂商永远都是买方市场。作为科技工作者,技术能被用人,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我就高兴。能挣钱最好,不能挣钱,也无所谓,我不能因为不挣钱就不推广新技术。”

王全杰像普通人一样,也会忘事。媒体采访他,他竟然忘记了事前预约的时间。当记者浩浩荡荡进了办公室,王全杰才放下手里的文稿,手忙脚乱地一个劲致歉:“对不起,我以为咱们约定的时间是明天呢。”

又见王全杰,他说出的话,叫我吃惊:“你现在是作家了,我读过你的长篇小说《我的外公是特务》,现在我是你的粉丝呢。”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王全杰所教的历届博士、硕士生们,对王全杰课堂上几十年来所讲的警句、妙语、哲语,情有独钟,他们自发整理编纂成书,书名叫《王全杰哲语》。

王全杰学识渊博、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上善若水的言行,那乡情,那友情,那亲情,跃然纸上,令人久久不能释怀。

王全杰坚持在我国皮革工业科研和生产的第一线,坚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先后三次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一次主持国家863计划项目,先后取得32项科研成果,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的科技进步奖8项,其中省部级一等奖3项,二、三等奖4项,为我国皮革工业的教学和科研作出了较大贡献,是山东省获奖最多的科技人员之一。



王全杰是武陟人

王全杰离开家乡武陟40年了,他热爱家乡武陟,喜欢家乡人的造访,他一口普通话里,还不时带出典型武陟话的字眼,他把厕所叫茅房,他把稀饭叫糊涂。

见家乡人,说家乡事。王全杰讲起武陟老乡焦作军分区原副政委杨法有的轶事,他孩子般地手舞足蹈。杨法有在山东长岛部队服役三十多年,热爱海岛,建设海岛,守卫海岛,从一名士兵成长为师级干部,是济南军区保家卫国的先进人物。那年,杨法有作为模范,在山东做巡回报告,王全杰不顾会场纪律,擅自登台献花祝贺,为家乡武陟人加油、喝彩。杨法有当团政委时,团长是山东人,说话办事直爽。团部召开党代会上,团长的座签摆在台下,杨法有的座签摆在台上。团长闹情绪:“政委,为啥你的座签摆在台上,我的座签摆在台下。”杨法有讲原则:“我是团政委、党委书记,团里的党代会、党委会由我主持,我必须坐台上,你必须坐台下。”

王全杰讲着武陟老乡的故事,自豪、神气之情时时溢于言表。王全杰以自己是个武陟人而骄傲,讲起武陟的地名、风俗、民情和文化,他如数家珍。我特别留意,发现他所有的论著、书刊签名和署名时,落款必写“武陟王全杰”。

王全杰对家乡武陟,的确有着大海一样的深情。他说:“我虽然生活在异地他乡,但我对家乡武陟魂牵梦绕,武陟37万亩的黄河滩地不时呼唤着我,呼唤着我为家乡建功立业。我正计划筹资10亿元,在武陟滩地建设一个黄河北岸最大的皮革加工基地。”

王全杰的一言一行,表现出了一个游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高尚情怀,值得我们学习之弘扬之。

五月榴花别样红

——写在韩秩吾烈士牺牲70周年



府(这是在国统区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韩秩吾任粮秣科长。道清抗日游击队列入八路军编制后,韩秩吾便跟随八路军转战山西。1939年,韩秩吾在陵川县平城镇任太行文化出版社经理。1940年调任我党《新华日报》材料科科长,他不辞劳苦,不惧安危,来往于游击区采购油墨、纸张,保证了报纸的按时出版发行。1941年夏,韩秩吾升任报社总务科长。1942年5月,侵华日军集结了两万多兵力,对我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凶残的“铁壁合围”大扫荡。5月27日,韩秩吾随《新华日报》副社长杜毓云转移途中,在山西辽县庄子岭不幸与日寇遭遇而壮烈牺牲,时年只有39岁。

韩秩吾烈士一生虽然只走过了三十九个春秋,但他的每一步都写满了辉煌。他出身于比较殷实的农家,师范学校毕业后,20多岁即担任国民党修武县党部执委、焦作市国民党

党部委员及国民党豫北特派员,本来可以飞黄腾达的他,却转身加入了时刻有生命危险的共产党。在焦作党组织遭到破坏、革命处于最低谷之际,他毅然决然救护共产党员,坚持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他毁家纾难,在自己家中建立焦作地区第一支抗日武装。敌人为使其屈服,曾残忍杀害了他年幼的孩子,但敌人的暴行丝毫没有撼动韩秩吾的革命信念,反而促使他带领全家人都参加了革命活动,他的两个哥哥也先后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生命。更难能可贵的是,1937年,为不应有的原因,韩秩吾被停止中共党籍。但他无怨无悔,依然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为党工作,直到1940年被重新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

今天,在韩秩吾烈士的故里磨石坡村、修武县烈士陵园和焦作市烈士陵园,都为他树立了纪念碑。韩秩吾同志是我们焦作人民的光荣。

●石永刚 / 似水流年

母亲的缝纫机

很久以前,母亲就特别想要一台缝纫机。因为,她需要一台这样的机器,来解放或是延展她的双手。

那时,农村已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田了。农田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机械,犁地靠牲口,播种、除草、施肥全靠手工。父亲是教师,忙时可以帮上一些忙,平时地里大多数的农活全靠母亲一个人。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也到过自家的责任田。在一条大河的边上,有一块平坦如砥的田地。站在地头看对面,树小如草,人小如豆。我想,别说干活,光是走一遭该要多大会儿。母亲挥舞着锄头在锄地,锄头灵巧地绕过庄稼,准确地除去杂草,快、准、稳。很快的,母亲像一艘小船一样飘到了田地的中间。就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母亲还拿出鞋底和麻绳,纳上几针。要知道,一家六口的衣服鞋子,全靠母亲的一双手。

至今我还记得母亲有多忙。快晌午时母亲扛着锄头回家了,先是把锄头往墙根一顺,然后从水缸里舀一碗水咕咚咕咚地喝上一气,再拿火桶捅开灶火开始做饭。洗菜切菜炒菜肴擀面条,一会儿的工夫,三下五除二饭就做好了。最后是一家人开始呼噜呼噜吃面条。

姨总说,你妈做的茶饭不行。是的,母亲切得菜不够细,菜里的盐总是多了,味道也不够香。因为母亲没有时间细致地做出味美可口的饭菜。不过话说回来了,母亲做的饭菜我们一家总是大口大口吃着,邻居看着总觉得我们的饭菜无比香甜。

没有办法!母亲会一些简单的裁剪,会裁剪裤子。她会缝制各种各样的衣服,会做各种各样的布鞋,纺过线,织过布。在母亲织布时,我曾调皮地在织布机上飞过梭,弄乱了线,扯断了线,害得母亲细心地接好又理好,费了不少的工夫。

母亲想买一台缝纫机,可家里没有多余的钱。刚好二弟辍学了,母亲说,和我一起去看坑拉土吧。

附近烧制砖块的砖窑,需要把土拉到指定的位置,拉一方土可得两块钱。我们家的小骡车,大约三年是一方土。二弟刚下学,赶骡车有个新鲜劲儿,就和母亲一起去了。

我没去过窑厂,无法想象他们是怎样一锹一锹把土装到车上,赶车到窑上点,再一锄一锄地把土扒上来。只能从傍晚瞧他们衣服上的汗渍推想他们的艰辛。二弟说,太累了,我真不想去了。母亲说,再拉几天就不去了,妈想用这钱买个缝纫机。二弟下了很大决心才同意了。

窑厂离家不太远,可他们带了馍和水,只得多拉几趟。

好在周末,父亲也去帮忙,赚钱的速度快了很多。

十几天后,母亲去窑厂结算了工钱,然后和父亲一起到县城百货公司买了一台梦寐以求的缝纫机。

黄色的木纹平台,暗紫色的铁质支架,看上去显得稳妥又安静。这可是个高级的玩意儿,缝纫机头不用手的时候,可以转到下面,上面盖板上就是一个小桌子。放针线的小抽屉是侧旋式的,小巧又精致。三弟反复开合几下,发出嗒嗒的声音,觉得挺好玩的,并有继续玩下去的意思。母亲轻轻打了一下他的手说,以后这缝纫机谁都不准乱动。

有了缝纫机,母亲一下登上了她梦寐以求的舞台。脚踏板随脚转动,带动转轮飞转,发出有节奏的轻微的咯嗒咯嗒的声音,机针上下跳跃,每跳一步,都会在两张布中埋下牵引的线。机针沿着裁剪好的布迅速地游走着,不知疲倦,且充满了快乐,很像在除草的母亲,一下又一下,少有停歇。不到一晌,一件衬衣或一条裤子就缝好了。母亲拿在炉火上烧红的铁熨斗,试好温度,铺上半湿的毛巾,一瞬间,水火齐下,衣角裤边顿时舒展开来,显得整齐熨帖。稍加晾晒,缀上衣扣就能穿了。

母亲做衣服的最后道工序,就是看我们试衣服。我们穿上新衣服,扣好扣子,母亲会替我们整整衣领拽拽衣角,再前后左右地转着看我们,还会走远几步,看看整体效果,目光里都是快乐和满足。而那一刻,也是我们感觉最温暖的时候。母亲平时家里家外地忙碌,很少和我们交流,此刻,感觉母亲的目光像三春的阳光一样,照得我们暖洋洋的。

母亲做衣服的时间和范围也在慢慢延展和扩大。我晚上写作业,母亲在旁边咯嗒咯嗒地踏着缝纫机忙碌着,有时候睡一觉醒来,朦胧中还听到缝纫机的响声。当时流行尖领衬衣,母亲看了邻居的样式,到集市扯了一块圆点白布的确良布,第四天我和两个弟弟就穿着那款衬衣。隔了一段又流行一款圆衣角的西服,母亲狠狠心扯了一块条布,给我做了一件西服。这是我人生中穿的第一套西服,当时西服刚流行,穿出去自然惹得同学甚至老师的目光连连。买得起马还配不起鞍?母亲又找了一条花布,找人参谋后竟给我缝了一条领带。平整笔直带着花布图案的领带看上去很精致。一次去办公室问老师题,学校一个穿着俏丽的女教师也在,她拉出我的领带端详了半天,害得我一阵阵脸红。后来她问谁给你做的,我回答后,她啧啧称赞了半天。

渐渐地,市场上衣服多了,衣服都不用母亲做了,我也开始到外地求学工作,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好在在工作后单位离家不远,周末能经常回家看看,看看渐渐年老的父母。年老的母亲还经常下地干活,还在缝纫机上做一些零碎的活儿。一次回家,午后,阳光很好,母亲说帮我纫个针吧,我才意识到母亲的眼睛已经老花了。给机针穿上了线,母亲娴熟地操作起来。针和线相依相偎,穿过布的边缘,留下自己细密的足迹。咯嗒咯嗒,缝纫机在演奏一首欢快的歌,这也是一首属于母亲的歌。这首歌中有阳光雨露,有春风有花香,也有人世间最温暖最温馨最柔软的一切。

母亲的世界很小,只有那几亩地和这个家;母亲的力量却好像是无穷的,她用锄头和缝纫机,还有她那双不知疲倦的手,为我们打造一生的温暖、充实和甜蜜。